

57X
52
28

漢書循吏傳

又南王成其霸
第也漢遂
臣獻此六人不
孫叔敖等五人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一十九

一索隱曰謂本
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尊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
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
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

正義曰說文

來賀有一

身貴而驕人者民云之位
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除教父
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
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

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

神與輕侮

亦子期之為相一年暨子不戲神斑白不提擊僮事不

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三年門不

夜關徐廣曰一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

安歸自覽曰子產家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家是也。索

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

之遺愛也又韓詩解子產卒鄭大史公曰我子產如何故

人耕者輟耒婦人擯其佩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天者不得

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

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全

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

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

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

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

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

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受命自刎而死

言各肅謹也

不犁畔也曰畔買

也相讓故不犁也

正義曰賈音者嫁

實陳其教不虛

後夜堂也

喪期不令正義

曰言士民自適

之服之制也

亦子

疾乍逐

史公曰高好色也非實也

此曰追而不及

意欲激之言

追不及非故

張故不當死

傳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

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

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

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

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

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

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

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大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于產病死鄭民號哭

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

循吏

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

奉職循理

為政之先

恤人體國

良史述焉

叔孫鄭產

自昔稱賢

拔葵一利

赦父非慙

李離伏劍

為法而然

石奢也

拔葵一利儀休也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一十九

漢書列傳二十一

直康云大臣作其

子弟為官

太子武帝也

此章知此也

師古曰言屋相迫故連延而燒也

汲黯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六國時

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

洗馬以莊見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孝景帝

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

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

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

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曰北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

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

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

白宦表云即守
天子官有正秩云
百石

言曰倨尚傲也
言居處及

如史史其其
如此史其其
耳

正其曰教書也
孔文祥云病滿二
月必悲自死上
賢之報賜自休
不使由三月也

為榮陽令黜取為令病歸田里上聞召拜為中大夫
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黜學黃老之言
治管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
諸侯內史史各一人
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其治
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
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黜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
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
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黜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
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
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潔好直諫數犯
主之顏色常慕傅相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相梁人
為孝王將素伉直

○索隱曰傳音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
云名棄疾

○索隱曰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

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黜見

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張晏曰所言黜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

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黜懼

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曰戇愚
也音涉羣臣或

數黜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

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

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病滿賜
告詔恩也者非一也或曰

踏則

中馬曰古者見大
則踏則者輕也
踏則一車葉通
御坐也則古者見
大臣御坐為起
踏則言安坐不

以就名仍於少文
折字之間以就切
言其類碎世大
仰也故字作乘
正其曰佳苦虐則
就於合故也
折者文物切動
無種師古曰言南
誅及子孫也
顏師古曰重累
其足言懼甚承
正其曰間隔也
正其曰以謝獄也
巧識正其曰乃
為毀身也

賜告得去官歸家与告居官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

不視事。索隱曰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

告。徐廣曰最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

無以踰入。索隱曰踰音便案漢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

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能奪之矣上

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

踏則而視之。如淳曰則音側謂牀邊踏牀丞相弘燕見

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

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

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

安國富良使囚圍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

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公以此無種

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仇厲守高不

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

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

招懷四夷黯務小事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

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

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

懷詐飾智以阿入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

雖

死禮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在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忍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九礼正義曰惟心幼長相不拜反不重邪正義曰言能階義礼賢是益已言重也
正義曰如我蒙而後及振落落物言易也

沒黯

師高福隱望也
漢晉云或曰積新之言出曾子
師古曰之言其鄙俚也故不可元學也

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其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貴馬索隱曰貫音時夜反貫餘也鄭氏音勢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斃中國而以事夷狄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

史記卷一百一十

四

唐人
形如是



開出一小圖即
且及
及錢二字原書
任有
此本乍原

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
人黯請間見高明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明殿曰夫匈奴攻當路
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
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
事者家所鹵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
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
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
為闡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闡妄也律胡市吏民不
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
其法一也黯曰無符傳出入為闡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
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死其業而傷其

及語

正義曰郊地郊道
衝要之處也

厚書曰有狗馬
心師古曰思報效
今病加呼古曰
也甚也
師古曰徒但也重
威重也

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又不聞
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不法會赦免官
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
年行五銖錢
民多盜鑄錢楚地尤其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
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命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
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
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
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
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今也顧淮陽吏民不相
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

師古曰與流曰孫

辨

若郡如故治淮

正堂曰抵節

漢書律真二千

石月以百五十斛

歲凡千八百石耳

二千石月以百三十

斛之凡以一千四

百四十石耳

黜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

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

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

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

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八與之俱受其慘

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

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七歲而卒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

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

正堂曰姓也外姓之郊之長安四面之郊也此言由師任使安有安

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

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

信信作賈曰大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

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

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今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

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

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服虔曰梁孝王弟聲聞梁

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也請賓客便費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索隱

黯其先有守於古之衛君也

服虔曰景帝去皇

后元也 蘇林曰任

保年 憚六段

諸郊師古曰二說皆

非也此自長安城

外四面之郊耳邑

外以之郊近郊

二十里

大正代小一廿一

尺百七

六

奉旨傳
鄭玄云學道為
以竹為之

此四字屬下句
其推數士及一
正義曰此字屬下
人如軍數轉運
元字也之也屬下
士及官屬至史
有味者其甚美
幸之辭甚美
也

其推數士及一
正義曰此字屬下
人如軍數轉運
元字也之也屬下
士及官屬至史
有味者其甚美
幸之辭甚美
也

其推數士及一
正義曰此字屬下
人如軍數轉運
元字也之也屬下
士及官屬至史
有味者其甚美
幸之辭甚美
也

其推數士及一
正義曰此字屬下
人如軍數轉運
元字也之也屬下
士及官屬至史
有味者其甚美
幸之辭甚美
也

其推數士及一
正義曰此字屬下
人如軍數轉運
元字也之也屬下
士及官屬至史
有味者其甚美
幸之辭甚美
也

其推數士及一
正義曰此字屬下
人如軍數轉運
元字也之也屬下
士及官屬至史
有味者其甚美
幸之辭甚美
也

其推數士及一
正義曰此字屬下
人如軍數轉運
元字也之也屬下
士及官屬至史
有味者其甚美
幸之辭甚美
也

其推數士及一
正義曰此字屬下
人如軍數轉運
元字也之也屬下
士及官屬至史
有味者其甚美
幸之辭甚美
也

曰置即驛馬謂
於置者馬也
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

日常恐不備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

官溥然其游知交皆其大小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交

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元卿為右內

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

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

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

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曰

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

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

鄭當待漢書曰作如恐不稱其意之見字上有自字自元二字

正義曰治行
莊嚴也

正義曰遷之也
正義曰制人備載

任人及家以善
為名者備後載

通官多役欺
故多通負也

正義曰遷之也
正義曰制人備載

任人及家以善
為名者備後載

通官多役欺
故多通負也

名吏與官屬言若坑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

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

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

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

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

賓客為大農傲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傲

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牽較任傲也璜

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傲音即就反牽較音即

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

如淳曰丞相長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管卒鄭

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潔此兩人中廢家貧賓

客益落索隱曰落落零落落猶散落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

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

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邾一作邾。索隱曰邾音圭縣名屬京兆始

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

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

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

悲夫

索隱述贊曰

河南矯制

自古稱賢

淮南卧理

天子伏焉

積薪與歎

伉直愈堅

鄭莊推士

天下翕然

交道執利

翟公愴然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百二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成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至於廣

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

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

閱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

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世以混濁莫

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

說則孔子歷聘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曰苟有

楚杞莒田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

不知肉味而三日
食肉則心平也
聖人曰格地也
在鄭州鉅野
十一里在去魯城
二百餘里

正史曰自魯史記
年月而作者然
見諸國史所記
事

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

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

曰錄一作錄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

傳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弟

路死於衛時子張居陳正義曰澹臺季羽居楚正義曰

城南五里有澹臺今陳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

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

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繼焉然齊魯之門學者間

田齊三王

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

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

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温陽之處號愍儒鄉温陽西

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

於驪山陵谷中温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

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

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

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尾合適

戊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王其事至微

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

曰廣通云匹夫匹
也
此義曰言如先
合而承蓋厚光
世計謀也

列作

也以秦焚其業績死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自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宗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頡頏云：陳豨盧始驛信黥布之徒相以反叛征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

具准
正書
滿頁包

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於燕則韓大傳索隱曰：韓嬰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按張華云名勝紀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年云字子賤言易自菑川田生言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繼黃老刑名百家之

大正十七年六月

作上序下序

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

三公徐廣曰一云自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

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

正義曰自此已下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愆焉故詳延天下

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

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宗鄉里之化以廣

賢材焉謹與太常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

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殷曰序正義曰

言舒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

禮教

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

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

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

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

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

千石謂於所部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曰計

之郡守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

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

西者者以義曰

言好文字教順

出入不悖所聞者

也令儒令相長相

也長師長正師也

正義曰學子以有

此四取補

史記卷一百一

禮記

此

籍
正其曰方在籍
而美矣

正其曰下者也

正其曰言治禮掌

以之官本以有文

孝習禮至我身

正其曰流澤者改

正也

大鳴臚亦補其

正其曰治者故

正其曰治者故

正其曰治者故

正其曰治者故

正其曰治者故

正其曰治者故

正其曰治者故

正其曰治者故

正其曰治者故

正其曰治者故

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

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

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大行

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

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

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

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

于魯南宮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

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

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晉藤申公徐廣

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念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

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晉藤申公

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念申公傳其太子戊

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晉藤申公

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念申公傳其太子戊

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晉藤申公

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念申公傳其太子戊

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

石次郎國文

學秩百石也備真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

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

于魯南宮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

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

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晉藤申公

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念申公傳其太子戊

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晉藤申公

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念申公傳其太子戊

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

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大行

石次郎國文

學秩百石也備真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

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

于魯南宮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

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

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晉藤申公

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念申公傳其太子戊

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晉藤申公

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念申公傳其太子戊

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

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

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

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

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

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

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弟子二人乘輅傳從徐廣曰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

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

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

言曰力行與勉力
力也

儒林

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郎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

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

事盡下趙綰王臧更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

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

弟子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大傅生忠周霸至膠西

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

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亡故反繆氏出蘭陵一徐偃

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昔義曰姓為膠東內

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

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聖旨丁見竹怪
言曰獨也果耶
言也言唐又
音名

兒

張天下之心

則度有作受而古
曰始見本古六韜

君

善曰所有毒食
喜心殺人幸得死

錦云毛古法他後
云國字也

多法高於元力
教儒多初有

律令故言口司空
城旦有也

至若知味者不必
必食多所言之事

今于考考墨且耳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

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

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

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

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

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

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

是景帝曰食肉不食為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

需林是背經義故以方喻也 正義曰按言凡議論不說湯武殺桀紂而為該論於如食肉不

多渴死殺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氣為毒也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

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家

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太后怒曰安

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得司空城旦書乎書昔義曰道家以濡法為急比之於

律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

假固利兵工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

河王太傅徐廣曰東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

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

者

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在蒲川側目而視固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

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

山王太傅徐廣曰憲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

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索隱

曰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

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

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

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

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

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

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

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

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及及時時

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

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

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久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
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
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
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九年
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
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
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
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
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
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歟爾
復出古訓復中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

謂林

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離古篆隸推糾斗以定
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
起者謂起發以出也二十九篇得三十六篇諸學者多言禮而曾高堂生最
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
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曾徐生善為容索隱
曰漢書作頌亦音容 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
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
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
公尹滿意索隱曰公尹姓滿意名也桓生單父索隱曰
單姓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以禮為
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曾商瞿受

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瞿名字子木瞿音幼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

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駢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庇莊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而莊何與漢書不同駢音寒庇音必利反庇音自移反

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

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

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

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父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

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

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曰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弟兄以春秋災異

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陽請陰縱諸陰其止雨

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

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

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

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

舒徐廣曰一作茶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

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

歸林

為入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

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

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

段又作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

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

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皆數

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

孔氏之衰

經書緒亂

言諸六學

始自炎漢

著其立官

四方扼腕

曲臺壞壁

書禮之冠

傳易言詩

雲蕉霧散

興化致理

鴻猷克贊

商周禮受易於孔子

韓生推詩之言而內外傳數言之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大史公樣

善右海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孔安國曰導免苟免也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何晏曰格正也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

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

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

索隱曰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髮脂

然姦偽萌

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

揚沸

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未難止也

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

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

漢書音義曰：餽方。○索隱曰：應劭云：餽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餽為園，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斷

離而為利。○索隱曰：應劭云：削珣為璞也。晉灼云：網漏於

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

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轅

宗室，侵奪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

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

被戮，其後有郅都，竄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

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揚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

為楊唐初，改為洪縣。北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

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

東大陽人，莊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

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

大臣於朝，嘗從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案姬生野彘

卒，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

曰：云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

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

由此重郅都。濟南瞞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癩病也。○

並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

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瞞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

都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天府。都為

入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事。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天府。都為

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至職死節官下終不顧
妻子矣邳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重其倨也而都揖丞
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
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
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
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
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素隱曰案中如字都免
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鴻門太守而使道之
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邳都節居邊為引其去竟
邳都死不近鴻門匈奴效至為偶人象邳都素隱曰漢書

酷吏

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今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
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邳都
寧成者徐廣曰寧一作寧穰人也徐廣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東溼薪徐廣曰
無此字駟案韋昭曰言急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
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
都尉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
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邳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索隱曰數皆步
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邳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
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邳都死後長

三合三小字八

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

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類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

非常故執此鳥其治效郵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

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

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

復收於是解脫詎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歸

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入乎乃貴

貸買被田千餘頃索隱曰貫音食夜反貫除假貸民錢

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

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

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由以宗家

任為郎索陽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事孝文及景帝景

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

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

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必陵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伎漢書音義曰堅伎也司馬安之文惡

漢書音義曰以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

文法傷害人日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

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

酷吏

接

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署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

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

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繁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繁

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

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不

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

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依

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

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答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

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

曰傳考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

日復問之知尚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數行

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爰并取鼠

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張曰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

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父死後湯為長安吏

父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大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韋昭曰為及出為侯大

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

陽侯封為周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韋昭曰為及出為侯大

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

陽侯封為周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韋昭曰為及出為侯大

寔言太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茂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

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武

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

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

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

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支拘守職之吏蘇林曰

刻於守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

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

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為人多詆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

醜吏

浮也韋昭曰射成致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

沒正義曰此二論非也按乾沒謂先潤及之而取他

人也又云陽浮慕為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

私徐廣曰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

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天獄欲傳古義

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

索隱曰使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

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韋昭曰在板繫正義曰按

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法揚主之明奏事即謹湯應

謝徐廣曰應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正義曰

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貢湯應

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上意

臣不用愚昧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

蘇林曰主坐不用罪常釋聞徐廣曰詔答聞也加今制

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

之其欲薦更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

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平者所

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

皆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

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

以湯雖文深意忠不專卒然得此聲譽而刻深更多為

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

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

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

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

大臣自為巧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

曰元狩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

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

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曰緡

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

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筭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鉏豪

蔡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筭百二十文也

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
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為丞相天下事皆
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
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
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
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
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
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
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
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

酷吏

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
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
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
別躡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
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
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害險
之處別築城置吏上守
之以并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
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
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及湯
為天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

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志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嘗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輩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策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也官主也也謁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

酷吏

志

省謁居弟弗知然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為會稽郡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大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之湯為

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

都尉列於九卿數年

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

臣楚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深怨常

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

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

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誑體於湯湯數行丞

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

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

君耳吾知湯陰事使使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

節吏

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等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

惡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

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

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滅宣亦奏請居等事天子

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湯

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

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

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

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

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

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此弟諸子欲厚葬湯

不

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罪而死何厚葬之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也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敷妙反。縱有姊姁索隱曰李

奇音吁孟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

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

郎漢書音義曰姁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

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搵藉音才夜反張晏

云為人无所避也。縣無通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

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補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

索隱曰案王太后之女。號脩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

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

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凌姁

及受財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御史大夫弘曰臣居

物因除

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其治如狼牧羊不
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
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
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
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
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斬亡徐廣曰孔暴南陽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
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
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
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補鞠曰為死罪解

解

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
鉗指加罪一等為人解脫同罪縱鞠相贖餉者二
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
栗猾民佐吏為治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干是時趙禹
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
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鷲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
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
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
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
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
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曰卒道多心治

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徐廣曰至揚

可方受至昭曰人有告言不出者謂之索隱曰婚錢貫也漢氏有告婚令揚可主

之謂婚錢出等人有不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

使者索隱曰謂求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

昔義曰武帝使揚可主告婚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

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推埋為姦徐廣曰推

之或謂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

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

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

酷吏

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

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

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

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今郡具私馬五

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

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

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

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

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

郡國剽掠索隱曰剽音比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今

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

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

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案漢書作徒請召猜

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更好

猜疑人作禍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關中

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

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在平人索隱曰在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

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

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

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

以故事多發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

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

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

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

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

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索隱曰

免為庶人。初死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

惛惛不辯索隱曰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賢盜賊素習關中

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萬略吏苛察盜賊

少年投鋸

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

反購告言姦置伯格長

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

隱曰伯音阡陌格音村落

以牧司姦盜賊温舒為

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

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君大

豪

君音熏。索隱曰案熏猶重炙之謂下戶其治中尉

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

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

聲與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

日元

罪六年出會

議有不中意者坐不法抵罪免是時天子

酷吏

